

思辨之幸福

① 思考；想：多～|深～|寻～|前～后想。② 思念；怀念；想念：～家|～亲|相～。③ 思路：文～。④ (Sī) 姓。

辨别：分辨：～明|明～是非。

① 幸福：荣～。② 认为幸福而高兴：欣～|庆～|～灾乐祸。③ <书>望；希望：～推却。④ 侥幸：～亏|～存|～免|～未成灾。⑤ <书>宠幸：～臣|得～。⑥ 旧时指帝王到达某地：巡～。⑦ (Xìng) 姓。

① 幸福：福气（跟祸相对）：～利|享～|造～人类。② 指旧时妇女行万福礼：～了一～。③ 指福建：～橘。④ (Fú) 姓。

思辨之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辨之幸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0-03561-2/B·273

I. 思...

II. 中...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IV. B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051 号

思辨之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9 000

定价: 1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 刘大椿

苗力田先生从1956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成为人民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开山师祖。他陆续开设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斯宾诺莎《伦理学》、黑格尔《小逻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英语哲学文献、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等课程。即使年愈80，依然坚持站立在讲台上授课。苗先生独特的教学风格，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从哲学基本概念着手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他通过剖析哲学家的专门概念，阐明由概念到命题以及从命题到命题的论证过程，挖掘出哲学家本人的思维线索，使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苗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培养研究生，至今不辍。他的门生，有不少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知名学者，成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骨干。苗先生培养学术接班人，不遗余力。80年代初，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后继乏人，当时已年逾花甲的苗先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1983年，他招收了第一批古希腊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亲自为他们开设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形而上学等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古希腊哲学人才。

苗先生是著名的哲学翻译家，主持了国家社科“七五”项目十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由希腊文译成中文的工作，开创了编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哲学、科学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各国将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视为体现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日本也有该全

集的译本。可是中文全译本却长期付诸阙如。苗先生决心填补这个空白。1997年，历时10载、300多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全部出齐，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并获得了多项全国大奖。

苗先生在近60年的治学生涯中，与哲学相依为命。他尤其钟情于古希腊哲学，深为其“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精髓所陶醉。苗先生不求显赫于世，但在无意中通过他培养的学子和翻译的巨著，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美丽的丰碑。哲人以思辨为最大的幸福，苗先生一生的所思所为，实在发人深省，将留下无限的意蕴。

目 录

思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苗力田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治学精神

.....	余纪元 韩东晖 李秋零 (1)
《尼各马科伦理学》译序：品质、德性与幸福	苗力田 (7)
《〈形而上学〉笺注》序：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 ...	苗力田 (22)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译序：德性就是力量	苗力田 (33)
《康德著作全集》译序：哲学的开普勒改革	苗力田 (64)
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张志伟 (77)
西方人本主义发展之我见	初少华 (97)
希腊思想的起源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张志伟 (113)
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及其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	徐开来 (129)
亚里士多德论“存在”	颜 一 (143)
形而上学 A 卷第 1、2 两节中的知识问题	聂敏里 (157)
信、望、爱——奥古斯丁的德行之路	张 荣 (179)
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	李秋零 (195)
论布鲁诺对宇宙本原的探究	孟根龙 (217)
永恒在于知识	
——试论斯宾诺莎关于心灵永恒的思想	谭鑫田 (236)
“精神论运动”哲学思想述评	冯 俊 (252)

思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苗力田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治学精神

□ 余纪元 韩东晖 李秋零

苗力田先生生于1917年，黑龙江省同江县人，原籍山东省日照县。苗先生少年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王春沐的影响，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富饶的东三省。东北沦陷之后，苗先生作为流亡青年中的一员南下，准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从北平走到济南，又从济南沿黄河来到了聊城。在聊城，一位担任当地抗日武装军官的东北老乡对他们说：抗日是我们的事，读书是你们的责任，等抗战胜利之后，更需要你们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国人的这种期盼和勉励之下，苗先生他们这一群热血青年又继续踏上了读书求学的道路。

1939年，苗力田先生赴重庆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并在那时参加了《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的活动。在并不平静的书桌前，苗先生勤奋读书，广采博收，与宗白华、熊伟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2年，苗先生走上抗日前线，参加缅甸远征军，为当时的飞虎队担任翻译。1944年，苗先生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的三年制研究生，师从著名哲学家陈康先生攻读古希腊哲学，毕业后获文科硕士学位，并留校执教，主要讲授哲学概论、伦理学等课程。

30年代末，苗先生文思泉涌，曾以陆夷、辛白为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文学副刊《文群》和《新蜀报》文学副刊《蜀道》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和杂文。40年代，他在重庆《时事新报》学术副刊《学灯》及上海《大公报》学术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1949年南京解放之后，苗先生任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56年调中国人民大学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并为校学务委员会委员。他曾是北京市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后改任政协委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及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苗先生讲授西方哲学几近50年。早在5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和任华、陈修斋等先生一起讨论并编写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哲学史讲义，并在北大开设此课，还参与编纂了三部西方哲学史的原著选辑。1956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后，他除继续讲授西方哲学史外，还相继开设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斯宾诺莎《伦理学》、黑格尔《小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英语哲学文献、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等课程。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课堂上，他注重仪表和风范，虽有腰疾，却从不肯坐着讲，也从不肯在讲课时端一下茶杯。对于教学内容，他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有时为一节课甚至不惜花费一周时间去准备。

在哲学课上，他往往从哲学家的专门概念着手，运用自己所熟悉的多门外语，依靠对几千年西方哲学的精深了解，剖析这些概念的词根、本来含义及其演化，继而阐明由概念到命题以及从命题到命题的论证过程，挖掘出哲学家本人的思维线索，往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茅塞顿开，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苗力田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他从50年代中期开始培养研究生。他的门生，有不少人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知名学

者，成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界的骨干。苗先生培养学术接班人，注重素质、注重需要。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几乎涉及全部西方哲学。80年代初，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后继乏人，苗先生此时虽已年逾花甲，却仍决心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回到古希腊哲学，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在1983年招收了第一批古希腊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苗先生亲自为他们开设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形而上学等课。古希腊语变位变格极其繁多，素以难学著称，苗先生为教这门课殚精竭力，耗尽心思。此后，苗先生又先后招收了多位古希腊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在逾80高龄之际仍坐轮椅亲自为他们讲授希腊语。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苗先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原则。他不仅将这些原则贯彻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也贯彻在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首先，苗先生主张做学问切忌为稻粱谋。在他看来，人们可以在哲学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从中获得高官厚禄。先生始终以“甘守寂寞”为座右铭，同时将之送给学生们，要求他们不要计较名利得失，耐心坐冷板凳，倡导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其次，他认为做学问必须严谨。苗先生一直奉行“多读、多想、少写”的原则。凡论著必反复琢磨、三易其稿。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们也这样做。对急于发表文章的学生，先生一再晓之以理，甚至严加训斥。当然，如果学生真在一番努力之后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他又予以肯定并热心推荐发表，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再次，苗先生主张治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通过中译本可以大略地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进行研究则不能仅仅以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这既是苗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通晓英语、俄语、德语、古希腊语，还粗通拉丁文。自50年代始，他发表在《哲学研究》等杂志上的论文以及所出版的论著，无论是关于希腊哲学的，还是关于德国哲学、

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无一不是他研读原文原著的结果。他培养研究生，总是狠抓他们的外文，逼迫他们从原文去领悟哲学家的原意，避免学术研究中的隔靴搔痒倾向。

作为一个哲学史家，苗先生具有自己的哲学史观。他反对把哲学史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看来，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所以，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们来说，它是一座瞭望塔、观景台，人们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其中某一部分抓取出来支配自己的论点，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苗先生说，从哲学上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境。

作为一名翻译家，苗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这是他数十年翻译工作的总结：一，“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二，“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三，“清通可读”，即要能为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四，“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此外，在翻译《古希腊哲学》的过程中，苗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主张，即对于古希腊思想家的专门术语，英、德、法等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拼写方法，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拼写方式。在《古希腊哲学》一书的后记中，苗先生详细阐述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的方法。他深信，具体做法可以讨论，但如若想从希腊原文来研究希腊哲学，翻译希腊典籍，这却是一条必由之路。

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他主持编译的国家“七五”项目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工作中达到了高潮。亚里士多德是古希

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各国将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视为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英、美、德、法等国都有两套全集译本。日本也有该全集译本。可是译成中文的亚氏著作却寥寥无几。苗先生抱着“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 20 世纪的我中华大地，不让日本在东亚专美”这样的雄心壮志，挺身承担了主编这套全集的艰巨工作。除总校外，苗先生亲自动手翻译《尼各马科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重要著作。1997 年，历时 10 载、300 多万字的《全集》10 卷全部出齐，获得多项全国大奖，在我国哲学界引起轰动，开创了编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同时也在翻译的实践中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精通希腊语的专门人才。

在《亚里士多德全集》获得成功的鼓舞下，苗先生又把目光投向了《康德著作全集》的汉译。他常以中国人读康德而无从德语精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深感遗憾，乃至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再度率弟子开译《康德著作全集》，再度弥补外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苗先生在逾 80 高龄之时，仍然勤学不倦，笔耕不辍。除了指导博士生的学业之外，他还仿效古人“我注六经”的方式，以札记的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完成了《〈尼各马科伦理学〉札记》和《〈形而上学〉笺注》。他还计划撰写关于《精神现象学》、《实践理性批判》等名著的札记。

在近 60 年的治学生涯中，苗先生与哲学相依为命，尤其钟情于古希腊哲学。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的精蕴在于“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而先生也正是以此为座右铭。因此，他为《〈尼各马科伦理学〉札记》起的题目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苗先生一生所获得的幸福也许不是最多的，但应该是最大的。

2000 年 5 月 28 日，苗力田先生带着诸多未完成的心愿溘然

长逝，哲学界痛失巨擘，学生们更加悲痛与不舍。苗先生的高贵人格和治学精神将成为学生们的财富，在后辈们的学术生涯中得到发扬光大。

《尼各马科伦理学》译序： 品质、德性与幸福

□ 苗力田

本书辑入亚里士多德现存全部伦理学著作三种。三种伦理学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在对主题的侧重和论证上，却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参照。在这三种伦理学中，《大伦理学》仅两卷，却称之为大（mega），据推测，可能它原本乃是一种卷帙浩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演讲录的集成，后经失散所存只有两卷。但从现存的文本遗漏较多来看，它也可能只是些零落的稿本，虽每一篇并不大，但聚拢起来却是大大一卷，故而称之为大了。《大伦理学》虽不是成书，但其中也不乏在其他两种伦理学中所不多见的精辟分析和敏锐论证。

罗得斯岛的优台谟（Eudèmeia）是和赛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os）齐名的吕克昂弟子。但是以他为名的《优台谟伦理学》，到底是由他记录下来、编辑起来、保存下来的，还是亚里士多德本人题名赠他作为纪念的，都不过是种种可能的推测。从内容看，《优台谟伦理学》中有部分内容很像听课的记录，该书第一卷从德罗斯神庙的铭文开始，而这同一铭文也出现于1099^a25，但次序完全不同。其中的三卷和《尼各马科伦理学》完全相同，而其后两卷又大不一样，那就只能说此书是由不同的

稿本编拼保存下来的。至于该书是一种赠品的推测，最难取证。因为它系统不清，结构凌乱，特别缺失了《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关于理智德性和思辨的最重要的第十卷。严整的斯城哲人，是不会将一本未完成的稿本赠学生的。不过在《优台谟伦理学》中对德性，对就自身认识自身（to ginooskein auto kath hautō）等等的深刻精密的探索，仍有着独到之处。

《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亚公全部伦理学著作中最完整的。它的结构严谨，安排整齐，全书 10 卷探索了伦理的和理智的两种德性，讨论了幸福和至善的最高范畴，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的基本原则，最后在第十卷里以思辨是最大幸福的最强音而终结这阙思辨的凯歌。

所以说，如果在现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中还有幸保留下哲人亲手完篇的作品的話，那《尼各马科伦理学》必定是其中的一种，甚至是惟一的一种。设若是这样，那么这第三种伦理学倒真可能是作者题名奉献给他一生影响巨大，在各种作品中都可见到其痕迹的作为御医的父亲，或者赠与其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与其祖父同名 Nikomakhos 的爱子或者祖孙两人，这是他深情的结晶，也是以他集其大成的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精神的完满体现，是它的实践价值论。

思辨（theorein）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它作为完满真理和不可动摇的核心，已经以诗的形式，由巴门尼德在他的《真理之路》中阐明了。他指出，这种认知方式之所以能成就完满，保持其不可动摇，是由于它是思维。而思维只能是概念思维，概念本身却同样是思维抽象的产物。所以在这里可以说：思维和被思维的是同一回事情。这一思想在古希腊哲学里被概括为一个公式，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togar auto noein estin ti kai einai）。由于 theorein 的名词形式 theoria 在现代语里习称为理论，所以思辨在现代意义上也就是理论思维。它是一种主体和对

象处于同一中的认知方式，是就自身认知自身。由于两者同一互不排斥，故保证其不可动摇，无三心二意。须应说明的是，对同一这个词尚应作更深层的诠释，古希腊语里 *to auto* 的本义是自身，自身的东西固然是同一的，但更深于同一，更广于同一。在理论思维和概念认知里，概念就是思维自身，主体对象浑然一体不相排斥，形成了真理之路。理解思辨就须把握 *to auto* 这一核心。不仅是种关系，它出于中性，更显示着存在，意味着实体。

漫步学派的伦理学正是围绕这个核心构筑起来的，它把思辨原则贯穿于实践和行为，使之成为关于属人事务的哲学 (*heperi to antroopeia philosophia*)，可简称为“人事哲学”。它与形而上学、物理学三足鼎立，无可争议地成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它的第一个范畴，也是最高的范畴，就是最高善。善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万物都是向善的，求着个好。但目的不仅种类不同，而且等差悬殊。那个目的之目的，一切活动所共趋的目的，就是最高善 (*to ariston*)。这一目的为一切他物所选择，自身却不为着任何他物。如若为了他物，它就是有所为、有所依而非最高善了。如若它确乎存在，有所选择，那就只能是就自身而存在，为自身而选择。所以，自身 (*to auto*) 这一理念，不但是思辨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思辨哲学的标记。它不但开拓了西方思辨哲学和理论思维的传统，同时也孕育了整个基督教文化。人们经常引用费尔巴哈的名言：“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但反过来说基督教神学的秘密是思辨哲学，也许更合乎史实，顺乎情理一些。最高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然是惟一的東西。正因为如此，它独立自主，不依他物，是就自身的善。

最高善是行为和实践的终点，而不是始点。在属人的事务中，人们所公认的始点是幸福。而大多数人认为，生活优裕，行为优良，就是幸福。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幸福。享乐者认为快乐就是幸福。好名者则认为荣誉就是幸福。快乐和荣誉虽然都

是可选择的目的是，但都是自身以外的他物，惟有思辨生活才是为自身的选择，才是不累于他物的最大幸福。斯城哲人把敛财者(khrematisteēs)完全排斥在生活之外，因为财富并不成为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敛财者为财富所强制，以搞钱为目的，受奴役，不得自由，故称不得生活。

最大幸福也就是最高善。它是一切选择所求取的终极目的和完满实现。它自己却只是为了自身而不累于他物，所以它是自足的，autarkeia这个词是由 auto（自身）和 arkein（满足）组合而成。求自足的理想几乎成为希腊精神运转的动力，幸福的个人是自足的，繁荣的城邦是自足的，即使广袤的宇宙为了维持其自足，也必须是一个绕中心而旋转的圆形。弗·培根只从表面上看到了知识的力量，而未深入到认识自身、思想自身，所以只能视之为种族偏见，而无道理可讲。这种自足是通过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成的。最大幸福，最高善就是最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就是说，幸福不是僵死的、现成的，而是在实现活动中。它也不能是短暂的，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

这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必然同时是快乐的，对爱德性的人来说，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自身就是快乐。并且，这样为一切爱德性的人所向往的，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也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eudaimonia)了。它不再仅仅是因为好精灵(eudaimoon)的呵护万事如意，而是神所恩赐。这样的活动，使一切潜在能力得到完满实现，生活幸福当然巩固持久。一桩公正行为，因其公正而被称赞，一场竞赛的胜利，因其胜利而受奖赏。幸福却不能像这样被称赞，受奖赏。这表明它是更伟大、更崇高的事情，是最高的善。它是属神的。对它我们不能按照人的准则加以称赞，颁以奖赏。这种既不被称赞，也无法奖赏的善事是属神的，是神所赐的 makarios。世人追求幸福，上焉者功名富贵，下焉者声色犬马，都是累于他物，而完满德性的完满实现活动，

是最高善，是自足（autarkeia），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物而喜，为己而悲，这是自我的丧失，把自身不当做自身而当做他物。完满的自身将现实于善恶、福祸和荣辱的彼岸。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不计祸福、不论吉凶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

双目为视之官，目生而能看；双耳为听之官，耳生而能听。一切事物都各有其功能，各种器官都各有其功能。功能就是 *ergon*，难道人作为人却没有其整体的、共同的功能吗？当然有的，这就是灵魂理性部分的实现活动。实现活动 *energeia* 由 *en*（在于）和 *ergon*（功能）构成。功能相同，其实现活动却大不一样，吹笛是笛手的功能，不会吹笛就称不得笛手，但吹笛能手却把笛声吹得绕梁三日，使仲尼先生听了而三月不知肉味。德性（*arette*）可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越性，但在伦理学里，被较严格地规定为对功能完满实现的具有。具有（*ekhein*）是动词，这里作为实词，采用它的名词形式 *heksis*。这样能力的具有不但见之于人，同样见之于物。由于这种对象的区别，就把人的行为 *heksis* 称为品质，把物的存在 *heksis* 称为性质，行为的德性即被界定为可称赞的品质。品质的具有是更为根本的，欲求提高德性，就先培养品质。品质是自身所具有，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圣哲们都是把修身置于第一位的。

漫步派伦理学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特别明确地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伦理的，一类是理智的。伦理德性来自社会风习，是 *ethikee*。理智德性是出于思考的，是 *dianoetikee*，思维是理智（*nous*）的功能。但两种德性并不是平行的，在这里理智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它是灵魂最高贵部分的德性，一切选择都离不开思考和策划。亚里士多德关于 *mesotees*（中道）的著名说法，不仅仅是给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准则，它还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痛苦和快乐。在痛苦中反应过度了成为鲁莽，不及了变做怯